阴谋与爱情 第一幕

第一场

乐师家里的一房间。

米勒正从圈椅里站起来，把大提琴靠在一旁。米勒太太坐在桌

旁喝咖啡，还穿着睡衣。

米勒（很快地踱来踱去）事情就这么定了。情况正变得严重起来。我的女儿和男爵少爷已成为众人的话柄。我的家已遭人笑骂。宰相会得到风声的——一句话，我不准那位贵公子再进咱家的门。

米勒太太又不是你求他上你这儿来的——又不是你把闺女硬塞进了他怀里！

米勒我是没有求他上咱家来——我是没有把闺女硬塞给他；可谁会计较这些呢？——身为一家之主，我本该更严厉地管教自己的女儿，本该更好地提防那位少校——或者立刻去见他的父亲大人，把事情原原本本报告给他。男爵少爷最终会闹出乱子来的，这我无论如何都该知道，而一切罪责将通通落在我这个提琴师头上。

米勒太太（将咖啡喝得一点不剩）笑话！胡扯！什么会落在你头上？谁又能把你怎么着？你仍然干你的老行道，仍然招收学生，只要什么地方还有招的。

米勒可是，你告诉我，这整个买卖结果又会怎样？——他不可能娶咱闺女——根本谈不上娶不娶的问题；而做他的一个——上帝怜悯！——得啦得啦！——就说有这么位贵公子，东游西荡地鬼知道已经尝试过多少美酒，眼下自然也会有胃口来饮一点清水。当心！当心！即使你对每一只夜蛾子都保持警惕，他也会在你鼻尖儿底下把你的闺女骗走，叫她吃亏上当，自己却溜之大吉。姑娘呢，便一辈子身败名裂，要么待在家里嫁不出去，要么就继续操那可恶的营生。（用拳头击打自己额头）耶稣基督啊！

米勒太太愿上帝发发慈悲，保佑我们！

米勒是需要上帝保佑。那么个花花公子还会安什么心！——姑娘生得漂亮——苗条——步履轻盈。至于脑顶下边有没有脑子，就无所谓了。一般人都不管你们妇女脑子怎样，只有亲爱的上帝才没有忽视最根本的东西——一当那轻浮少年把这方面的底细摸透了——嗨，瞧吧！他马上就会像我的罗德尼①嗅到了法国人似的心花怒放，立刻会挂起满帆，大胆发动攻击，不——不是我把他想得很坏。人总是人，这我不会不知道。

米勒太太可你也该读读男爵少爷写给你女儿的那些信。上帝啊，真是甜蜜美极啦！他倾心的纯粹是她美好的心灵。

米勒唯其如此，更加糟糕！为了驱赶驴子，却鞭打袋子。要想向可爱的肉体致意，只得让美好的心灵当信使。我当初是怎么来着？只要先规规矩矩，做到心心相印！等火候一到，肉体便会呼啦一下，跟着也姘在一起！奴仆总是学老爷的样儿，银色的月亮说到底不过是个皮条匠。

米勒太太你还是先看看少校先生拿到咱们家来的那些精美的书吧。你的女儿常常用它们做祷告哩。

米勒（吹了一下口哨）呸！祷告！你那吃惯了杏仁饼的肠胃太娇嫩，消受不了这自然的生炖牛肉汤——他必须让它在无聊文人的黑死病魔厨里再煨一煨。快将那些废物扔进火里去！我闺女天知道满脑袋都吸收了些什么荒谬绝伦的东西！它们将渗进她的血液，就像西班牙的蚊虫，把我这父亲勉勉强强还维系着的一点点基督精神也给冲散。扔进火里去，我说！那丫头会满脑袋魔鬼念头，会听信那些懒人乐园中的胡说八道，结果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，忘记了她父亲米勒是一个提琴师，以有我这样的父亲为耻。到头来，她将使我失去一个能干诚实的女婿，一个热心关照我的女婿……不！上帝惩罚我！（气急败坏地跳起来）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我要叫那少校——是的是的，叫那少校明白，咱家不欢迎他这个客人。（准备出门去）

米勒太太别胡来，米勒！光他送的礼物就值多少钱啊……

米勒（走回来站在她面前）我女儿的卖身钱，是吗？——你给我见鬼去吧，不要脸的老鸨！——我宁肯带着我的提琴沿街乞讨，为换取一盆热汤而演奏；宁肯砸碎我的大提琴，把大粪灌进共鸣箱中，也不愿靠我独生女儿拿灵魂和幸福换来的钱养活——别再喝你那该死的咖啡，吸你那该死的鼻烟！这样，你就用不着到市集上去出卖你女儿的脸蛋。在那可恶的浑蛋闯进咱们家之前，我同样吃得饱饱的，穿得暖暖的。

米勒太太只是别操之过急，莽莽撞撞。瞧你眼下真叫火冒三丈！我不过说，别去得罪少校先生，人家到底是宰相的公子。

米勒问题就在这儿。正因此事情才必须在今天就解决。宰相一定会感谢我，要是他是位好父亲。快给我把红绒外套刷一刷，我要去谒见宰相大人。我要对大人说：您的公子看上了我的女儿，可小女不配做您公子的妻子；然而她又不能做公子的婊子，因为她是我的心肝宝贝！事情到此结束——在下的名字叫米勒。

第二场

伍尔穆秘书，前场人物。

米勒太太哟，早上好，秘书先生。非常高兴又见到您！

伍尔穆我也一样，我也一样，嫂夫人。哪儿有了贵人的眷顾，那儿就再也瞧不上咱这样的小市民啰。

米勒太太哪儿的话，秘书先生！封.瓦尔特少校先生的光临固然给了我们脸面，可我们也并不因此瞧不起任何人啊。

米勒（厌烦地）给先生搬椅子来，老婆子！要宽宽衣吗，老乡？

伍尔穆（放下帽子和手杖，坐下来）好的！好的！她怎么样，我未来的——或者说过去的人儿？——我可不希望——我能见见她——见见露意丝小姐吗？

米勒太太多谢您问起她，我的女儿可是一点儿都不高傲。

米勒（生气地用胳膊撞自己的妻子）老婆子！

米勒太太遗憾的只是，她没有见到秘书先生您的荣幸。她正好赶弥撒去了，我的女儿。

伍尔穆我很高兴，我很高兴。她有朝一日会成为我笃信基督的好太太。

米勒太太（愚蠢而傲慢地一笑）是啰是啰——不过呢，秘书先生——

米勒（显然十分尴尬，拧了拧妻子的耳朵）你！

米勒太太可是——正如秘书先生您将亲眼见到的……

米勒（极其生气地撞了老婆的臀部一下）蠢婆娘！

米勒太太好就是好，更好就是更好；对自己的独生闺女，谁又会挡她的道，不让她获得幸福呢？（愚蠢而骄傲地）但愿您将来别记恨我才好，秘书先生！

伍尔穆（不安地在圈椅里扭来扭去，一会儿搔搔耳朵，一会儿扯扯衬衫袖头和胸前的皱襞）记恨？哪儿的话？——对了——您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
米勒太太喽——喽——我只是想——我是说，（咳嗽了两声）亲爱的上帝偏偏要让咱闺女成为一位贵夫人，所以您……

伍尔穆（从圈椅中一跃而起）您在说什么？什么？

米勒请坐下，请别激动，秘书先生。这婆娘是头蠢猪。哪儿会有什么贵夫人，胡说八道，愚蠢透顶！

米勒太太你爱怎么骂怎么骂吧。我知道的，反正知道；而少校先生说过的话，反正已经说过。

米勒（气急败坏，奔过去抓他的提琴）看你还不住嘴？是想我拿琴揍你脑袋不成？——你能知道什么？他能说什么？别信她胡扯，秘书先生——滚，回你的厨房去！——别当我是个大傻瓜，以为我会指望着靠女儿出人头地！您不会这样想我，对吧，秘书先生？

伍尔穆我也没资格品评您，乐师先生。您在我眼中始终是个讲信誉的人，而我对令爱提出的请求也是完全算数的。我有一份足以养家糊口的差事；宰相挺器重我；如果我想升迁，是不会缺少举荐的。您看见了，我对露意丝小姐诚心诚意，要是她不让一个纨绔公子搞得晕头转向……

米勒太太伍尔穆秘书先生！我想请您尊重……

米勒你给我住嘴，我说！——请别介意，秘书先生。还是老样子，去年秋天我对您说过的话，今儿个我可以重复一遍。不过我不想强迫我的女儿。去亲近她吧，好好儿地——让她看出和您在一起会得到幸福。要是她摇头——那更好——以主的名义我想说——要那样，您只好认了，只好来和她的父亲喝上几杯——不得不和您一起过日子的是姑娘——不是我——干吗我要固执己见，硬把一个不合她口味的男人塞给她，成为她的累赘呢？——这么做了，我在自己垂暮之年将没脸见人，将坐卧不安，饮食无味，仿佛时时刻刻都有人在骂我：你这个坏蛋，是你毁了自己的孩子！

米勒太太废话少说——我绝对不会同意；咱闺女生就的富贵命；要是我丈夫让人说昏了头，我就找法院去。

米勒贫嘴婆娘，看我不捶断你的腿！

伍尔穆（对乐师夫妇）在女儿眼中，父亲的意见非常重要，但愿您会了解我，米勒先生！

米勒倒了邪霉！必须了解您的是姑娘。我这个吹毛求疵的老头子看得起的，恰恰不会对年轻的馋嘴小妞的口味。我能够准确无误地告诉您，您是否适合当一名乐队队员——可即使对一位乐队指挥来说，女人家的心眼儿也太尖太细。而且实话实说，老乡——咱是个粗鲁的直肠子德国人——我的意见到头来很难得到您的感谢。我不会劝我女儿嫁给任何人——我却要劝她别嫁给您，秘书先生。请让我说完。一个缠着女方父亲帮忙的求婚者——请允许我说——我不相信会有任何出息。否则，他就会羞于走这种老路，而径直去向自己心上人表白的。他要是没有勇气这样做，那就是一个胆小鬼；而一个胆小鬼就甭想得到什么露意丝！——是的，他必须背着父亲去追求女儿。他必须使得姑娘心甘情愿让父母见鬼去也不肯失去他——或者使她自己跑来跪在父亲膝下，苦苦哀求父亲：要么让她服毒自杀，要么同意她嫁给自己唯一的心上人——这样，我才称他是好样儿的！这才叫zuo爱情！——谁要不能叫女人痴心到这个程度，谁就只好——抱着鹅毛管打盹儿去。

伍尔穆（拿起帽子和手杖，走出房门）多谢了，米勒先生。

米勒（慢慢跟着他）谢什么呢？谢什么呢？您可是一点儿便宜没得着啊，秘书先生。（回到房中）他什么也没听明白，他走了——可我一见这个耍笔杆的家伙，就像吞了毒药和砒霜似的浑身不自在。他是那样阴阳怪气，令人厌恶，活像是某个走私客从地狱里偷带进上帝的世界里来的——一双细眯眯、贼溜溜的老鼠眼——头发火红火红——腮帮子向前伸得老长，就像造物主出了一件废品，一生气将这个坏蛋扔到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来了似的——不！要我把女儿送给这样一个恶棍，我宁肯让她——上帝饶恕我……

米勒太太（恶狠狠地啐了一口唾沫）这条狗！——不过呢，你也别在那儿不干不净地骂啦。

米勒还有你，也别再对我提你那瘟神少爷——刚才你已叫我气得要死——本该你，上帝保佑，机灵一点的时候你却格外愚蠢。胡扯一通贵夫人啊，你的女儿啊，究竟有什么意思？他在我看来是只狐狸。你只要对他提提这种事，保管明天就会传得满城风雨。他正是这么个成天走东家串西家、对什么都说长道短的角色，你一不小心漏出一句怪话——得！马上公爵、公爵夫人和宰相全知道啦，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;

第三场

露意丝.米勒上，手里捧着一本书。前场人物。

露意丝（放下书，走到乐师面前，握着他的手）早上好，亲爱的爸爸。

米勒（亲热地）乖，我的露意丝——我很高兴，你经常想着创造你的主。坚持下去吧，他会扶助你的。

露意丝啊，我是个罪孽深重的女子，爸爸。他来过了吗，妈妈？

米勒太太谁呀，孩子？

露意丝唉！我忘了除去他还有别人——我的脑子全乱了——他没来过吗，瓦尔特？

米勒（伤心而严肃地）我原以为，我的露意丝已经把这个姓氏遗忘在了教堂里！

露意丝（呆呆地望着他好一会儿，然后说）我理解你，爸爸——感觉得到你戳进我良心的那把刀子；可是已经晚了——我再也不能专心地祷告，爸爸——上天和斐迪南从两边撕扯我流血的灵魂，我害怕呀——我害怕——（停了一停）可是不，我的好爸爸。如果我们由于欣赏一幅画而忽视了画家，那他定会觉得是对他的最高赞美——现在我因为喜爱上帝的杰作而忽视了上帝本身，爸爸你说，难道不同样令他高兴吗？

米勒（不快地一屁股坐进圈椅）瞧吧，瞧吧！这就是读那些不敬上帝的书的结果。

露意丝（不快地走向窗口）他这会儿会在哪里呢？看着他——听着他谈话的都是些高贵的小姐，——我，一个贫贱的女孩，被他遗忘了。（说到这儿吓了一跳，赶紧奔向她父亲）可是不！不！原谅我！我不为自己的命运哭泣。我只是愿意有时——想一想他——这不用付出任何代价。我的卑微的生命——我想把它变做一缕怡人的清风，吹送到他脸上，使他感到凉爽！——我这青春的小花儿——就算小得如一朵紫罗兰，我也希望他踩上去，我愿卑微地在他的脚下死掉！这样我已经满足了，爸爸。高傲、威严的太阳是不会惩罚蚊虫的，如果它仅仅是在阳光中获取温暖！

米勒（感动地俯身在圈椅扶手上，手蒙着面孔）听我说，露意丝——我的这点残余的岁月，我真愿意将它舍去啊，要是你从来不曾见过那个少校。

露意丝（惊恐地）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——不！他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好爸爸。他不会知道，斐迪南是我的，生来就是我的，是慈爱的天父为了使我快乐而创造的。（伫立沉思）当我第一次见到他——（加快语速）热血便涌上我的脸颊，我的所有血液都流动得更加欢畅，每一次脉搏都在说，每一下呼吸都在低语：是他，就是他！——我的心也认出了它渴慕已久的人，向我证实道，就是他！而周围的整个世界似乎都在同声欢呼和共鸣。那一瞬——啊，那一瞬我的灵魂中出现了第一个清晨。千万种青春的情感从心里涌出，像春来时大地百花怒放。世界从我眼前消失了，可我却意识到，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美好。我不知道还有上帝，可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热爱上帝。

米勒（奔向露意丝，把她抱在胸前）露意丝——宝贝儿——好孩子——把我这老朽的头颅拿去吧——把我的一切——一切一切全拿去吧！——可那位少校——上帝作证——我永远不能给你！（下）

露意丝我现在也不指望得到他啊，父亲。我的生命有如一滴朝露——一个关于斐迪南的梦想就已将它饮尽。今生今世我甘愿失去他。可是将来，妈妈——将来啊，当等级差别的篱笆垮掉以后——当出身微贱的皮壳从我们身上剥落以后——人又纯粹是人——我除去自己的纯洁清白之外一无所有，可父亲不是经常讲吗，当上帝到来之时，金银首饰和显贵头衔将一钱不值，而心却会受到珍视。那时候，我将变得十分富有。那时候，眼泪将成为胜利的标志，美好的思想将取代高贵的门第。那时候，我也变得高贵了，妈妈——那时候，他还有什么高过他的姑娘之处呢？

米勒太太（急匆匆站起身）露意丝！少校来啦！他跳过了篱笆！叫我藏到哪儿才好哟！

露意丝（开始战栗起来）别，妈妈。你留下。

米勒太太我的上帝！瞧我这副模样！我一定会羞死了的。我不能在少爷面前丢人现眼。（下）

第四场

斐迪南.封.瓦尔特和露意丝。

他飞跑向她——她面色苍白地瘫倒在圈椅上——

他站在她面前——他与她四目相对，默默无言地过了一会儿。

斐迪南你脸色怎么这样苍白，露意丝？

露意丝（站起来，扑进他怀里，搂住他的脖子）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来了一切都好了。

斐迪南（捧起她的手亲吻）可我的露意丝还爱我吗？我的心仍然和昨天一样。你的心也是这样的吗？我迫不及待地跑来，只是想看看你是不是高兴，然后也高高兴兴地离开——可你并不高兴！

露意丝不，不，亲爱的。

斐迪南我的双眼告诉我，你真的不高兴。我能像看透这颗清亮如水的钻石一般看透你的心。（指了指手上的戒指）这里没有任何一点小气泡我看不见——你脸上流露出来的任何心事，同样逃不过我的眼睛。你怎么啦，快告诉我！我只要看见你这面镜子没有尘埃，整个世界对于我便晴空万里。到底什么事叫你烦恼啊？

露意丝（默默地、意味深长地注视了他一会儿，然后伤感地）斐迪南啊斐迪南！要是你也理解，在我们的语言中，所谓市民少女含义多么奇妙……

斐迪南什么意思？（迷惑不解）姑娘！听我说！你怎么想到这个！——你是我的露意丝。谁告诉你说，你还是别的什么来着？你看看，你这虚情假意的人儿，你竟这样地给我泼冷水！要是你全心全意地爱我，哪来时间去琢磨那些事？我呢，一到你身旁，整个理智都融化为了对你的注视，一离开你又化作对你的梦想——可你在爱我的同时还能头脑清醒？——你真该害羞！你为那些想法而苦闷的一分一秒，都是对你年轻爱人的剥夺和背叛！

露意丝（抓住他的手，摇着头）你想诳我，斐迪南——你想把我的目光从我必定会掉下去的深渊边沿引开。我看见了我的未来——荣誉的呼唤——你的前程——你的父亲——我的一无所有。（惊恐地，将他的手丢开）斐迪南！你我头顶上悬着一把剑！——他们一定会拆散咱俩！

斐迪南拆散我俩！（跳起身来）你从哪儿来的这种预感，露意丝？拆散我俩！——谁有能耐拆散两颗连结在一起的心？拆散两根琴弦发出的共鸣？——我是一个贵族——可咱们倒要看一看，我的封爵文书是否比天长地久？我的贵族族徽是否比露意丝眼里的纹章更加有力量？这纹章表示的是：这个女子注定将属于这个男人！——我是宰相的儿子。正因为如此，除去你的爱情，又有什么能抵消我父亲掠夺来的财产将遗传给我的诅咒？

露意丝我真畏惧他哟——你那父亲！

斐迪南我什么也不畏惧——什么也不害怕——只怕你的爱情有了限度。让我俩之间阻隔着崇山峻岭好啦，我将像登楼梯一般攀越它们，飞进我露意丝的怀抱。厄运的风暴只会鼓起我感情之帆，危难只会使我的露意丝更加妩媚迷人。——我说，亲爱的，什么也别害怕。我——我愿亲自守护着你，就像魔龙守护地下的宝藏——信赖我吧。你不再需要守护天使——我愿置身于你和命运之间——承受你的一切伤痛——为你搜集快乐之杯的一点一滴，然后用爱情的金盏盛着奉献给你。（温柔地搂着她）这条胳膊将支撑我的露意丝走完人生旅程。当上帝在迎接她时，将发现她比离开时更加美丽，因而惊叹塑造灵魂的工作最后只能由爱情来完成……

露意丝（推开他，异常激动）别说啦！我求求你，别说啦！——要是你知道——别折磨我——我不知道，你的这些希望如何像箭一样刺痛我的心。（想走开）

斐迪南（拉住她）露意丝！怎么啦？怎么回事？干吗突然这样？

露意丝我原本忘掉了这样的梦想，生活得幸福、宁静。——可现在！可现在！——从今以后——我生活的平静失去了。——胸中将不断骚动着——我知道——种种的痴心妄想。——走吧——上帝宽恕你！——你在我宁静的年轻心房中扔了一把火，它永远永远不会熄灭。（冲出房去。斐迪南无言地追赶）

第五场

宰相家的大厅。

宰相颈上挂着枚十字勋章，勋章旁边还有一颗星，和秘书伍尔穆一同

上场。

宰相迷上了一个姑娘！我的儿子？——不，伍尔穆你永远别想让我相信。

伍尔穆请大人恩准我提供证据。

宰相要说他向一个市民的小妞献献殷勤——说些个奉承话——甚至胡诌什么情呀爱呀的——这些事情在我看来通通可能——通通可以原谅——不过呢——竟然是一名吹鼓手的女儿，你说？

伍尔穆是乐师米勒的闺女。

宰相模样儿俊吗？——那还用问。

伍尔穆（提起了劲头儿）标准的金发美人，毫不夸大地说，即使排在宫里的佳丽队中，仍然出众超群。

宰相（笑）你告诉我，伍尔穆——你显然看上了这个妞儿，我断定。——可你瞧，我亲爱的伍尔穆——如果说我儿子也对姑娘有好感，那就让我产生了一个希望：夫人小姐们将不会因此嫌弃他，他在宫里原本是有所作为的。你说那姑娘很美，这使我为我儿子高兴，他眼力不错嘛。他在傻丫头面前表现得很真诚？那就更好嘛——我看，这说明他足够机灵，可以拿谎话换得实惠，是块当宰相的材料。他甚至得手了？妙极妙极！这说明他交了桃花运。——闹剧竟然以一个健康的小孙儿收场——那更妙得无与伦比！那我便要为我家族的兴旺发达再喝一瓶西班牙甜酒，并且替他的婊子代缴风化罚金。

伍尔穆我唯一的希望是，大人，您不会为了消愁解闷，才不得不喝这瓶甜酒。

宰相（严肃地）伍尔穆，你放明白点，我一旦相信什么，就会相信到底；一旦生起气来，就会暴跳如雷——你企图煽动我，我却拿它寻开心。你意在摆脱你争风吃醋的对手，对此我深信不疑。你想从姑娘身边挤走我的儿子却力不从心，就打算拿我这个老子当苍蝇拍使，这我也觉得可以理解——你出手不凡，将来定会成为一个大无赖，这甚至令我不胜欣喜——只是呢，我亲爱的伍尔穆，你千万别妄想连我也算计进去。——只是呢，你了解我，千万别把你的阴谋诡计搞得来破坏了我的基本准则。

伍尔穆大人原谅。即使真的——如您所疑心的那样——在这里存在着吃醋的问题，那充其量也只是用到了眼睛，还没轮上舌头。

宰相我倒认为完全可以不吃醋。你这个傻蛋，你从铸币厂得到金币，或者从银行里得到金币，这两者难道有什么区别吗？你只要想想此地的贵族老爷们，你便会心安理得啦：有意也罢，无意也罢——在我们这儿举行的每一次婚礼上，至少总有半打以上的男宾——或者侍从——是对新郎的乐园的几何尺寸了如指掌的。

伍尔穆（鞠了一躬）在这点上，大人，我宁肯做个平民。

宰相不过，现在我要让你高高兴兴，给你一个反击情敌的绝好机会。正是目前，为了迎接新公爵夫人的到来，内阁正筹划安排弥尔芙特夫人假意离开，并且让她新结一门亲事，以便把事情办得毫无破绽。你知道，伍尔穆，我的声望在多大程度上仰仗夫人的垂青——我的权势如何受到公爵的情绪影响。他正在为弥尔芙特寻找新的搭档。也有别人可能去应征——去做这笔交易，通过夫人博取公爵的信任，变成他无法离开的宠幸——是的，为使公爵仍然留在我的家族的网中，我要让斐迪南去娶弥尔芙特……你明白了吗？

伍尔穆我豁然开朗，眼花缭乱……宰相大人至少向我证明，他当父亲只是位新手。要是斐迪南以牙还牙，像您做他慈爱的父亲似的做你孝顺的儿子，那就会违抗你的要求，外加提出抗议。

宰相所幸我从来还不曾担心过什么计划不能实现，只要我认为：就该这么办！——喏，你瞧，伍尔穆，我们又回到先前的话题上来啦。今天上午我就要向我儿子宣布他订婚的事。他的表情要么证实有道理，要么将疑虑一笔勾销。

伍尔穆大人，请您原谅我多嘴。令郎肯定不会对您有好脸色的，这既要怪您准备从他怀中夺走的那个丫头，也要怪您决定配给他的这位未婚妻。我求您做一次结论更明确的试验。您不妨选国内最清白无瑕的女孩做他的对象，他要说一声好，那我伍尔穆这个秘书甘愿去锤三年石头子儿。

宰相（咬着嘴唇）魔鬼！

伍尔穆情况就是这样。那女孩的母亲——一个地道的蠢婆娘——傻里傻气地全给我唠叨了出来。

宰相（踱来踱去，强忍怒火）对！就在今天上午。

伍尔穆大人只是别忘记了，少校是——我恩主您的公子。

宰相注意别伤害他就是了，伍尔穆。

伍尔穆我将尽力效劳，帮大人摆脱一个讨厌的儿媳……

宰相我将报答你，帮你讨一个称心如意的妻子，是吗？——行啊，伍尔穆。

伍尔穆（得意地鞠躬）永远是您的仆从，大人。（准备离开）

宰相刚才我对你讲的是心腹话，伍尔穆——（威胁地）你要讲出去了……

伍尔穆（笑）那大人就兜出我伪造文书的事。（离去）

宰相你确实攥在咱手心里。我抓住你的把柄，就像抓住拴甲壳虫的线。

内侍（走进来）侍卫长封.卡尔勃大人到……

宰相来得正好。——请他进来。（内侍下）;

第六场

宫廷侍卫长封.卡尔勃和宰相。

前者身着华丽而俗气的朝服，背上搭着象征他职务的金钥匙，

胸前挂着两只表，腰挎一柄长剑，肋下夹着平顶帽，头发梳理

成了所谓刺猬式。他大声喊着奔向宰相，身上散发的麝香味弥

漫了整个大厅。

侍卫长（拥抱宰相）啊，早安，亲爱的！休息得好吗？睡得好吗？——原谅我这么晚才来请安——公务紧急——厨房要的菜单——请帖——安排今儿个的雪橇郊游——唉——接着还得去殿下卧室上早朝，向他报告今儿个的天气。

宰相是的，侍卫长。这么一来，您当然分不开身啦。

侍卫长这还不算，那个混账裁缝还拖住我。

宰相可到底彻底解决了吧？

侍卫长事情还没完——今天真是倒霉一个接着一个。您听听！

宰相（心不在焉）哪能呢？

侍卫长您听着好啦。我刚跨下车，那些马就惊了，又是跳又是蹬，溅得——我请您想想！——我两条腿上全是烂泥浆。怎么办啊？请看在上帝分上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，男爵。我束手无策。时间这么晚了。事关一天的旅行——而这副德性去见殿下！上帝主持公道！——您猜我想起了什么？——您猜我想起了什么？我假装晕倒了。仆人们急急忙忙把我抬进马车。我这才十万火急地赶回家——换好了衣服——再往回赶——您说怎么着？——仍然第一个出现在谒见厅里——您看怎么样？

宰相真是急中生智，大智大慧——可先别谈这个，卡尔勃——您和公爵谈过了吗？

侍卫长（洋洋得意地）谈了二十分零三十秒钟。

宰相我说哩！——这么讲，毫无疑问您给我带来了重要消息啰？

侍卫长（先沉吟一会儿，煞有介事地）殿下今儿个穿了一件鹅黄色的海狸皮袍子。

宰相我看哪——不，侍卫长，我今天可以告诉您一件更好的消息——弥尔芙特夫人要成为封.瓦尔特夫人啦，对您这肯定算得上新闻吧？

侍卫长真的！——已经定了吗？

宰相千真万确，侍卫长——我想劳您驾马上去见弥尔芙特夫人，让她准备好接待少校去拜访，并且把斐迪南的决定在整个京城公布出去。

侍卫长（兴奋地）啊，非常乐意，亲爱的。——对我来说再好不过！——我火速赶去——（拥抱宰相）再见——不出三刻钟，全城都会传开的。（跳跳蹦蹦地出去了）

宰相（望着侍卫长的背影笑起来）还说什么世界上的这种人是废物！——瞧着吧，要么斐迪南乖乖地同意，要么就不得不怪全城的人都在撒谎。（按铃。伍尔穆走进来）叫我儿子来一下。（伍尔穆下。宰相在厅里走来走去，心事重重）

第七场

斐迪南，宰相。

伍尔穆上场后立刻又退下。

斐迪南您找我，父亲大人……

宰相为了有朝一日我能为我的儿子感到荣幸，我不得不叫你来——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吧，伍尔穆！——斐迪南，我已经观察了你好长时间，发现你已不再是一个令我欣喜的开朗快活的青年。你脸上隐隐流露出一种异样的苦闷——你躲着我——躲着你的朋友们——呸！像你这个年龄，我宁可原谅你十次放荡不羁，也不愿看见你一次这么忧心忡忡的样子。把你的苦闷告诉我，亲爱的孩子！让我为你谋幸福，照着我的话去做，别东想西想。——来，拥抱我，斐迪南！

斐迪南您今天很慈蔼，爸爸。

宰相今天？你这坏小子！——而且在说出这两个字时还酸溜溜的！（严肃地）斐迪南啊斐迪南！——为了谁我踏上了成为公爵心腹的危险之路？为了谁我昧了天理和良心，永远地？——听着，斐迪南——我是同我的儿子讲话——我除掉了我的前任，又是为谁铺平道路？——这段历史像刀一样刺着我的心，我越是想对世人隐藏真相，它越刺得我鲜血淋漓。听着，告诉我，斐迪南，我干这一切都是为了谁啊？

斐迪南（吓得倒退一步）该不是为我吧，父亲？这一罪行的血红反光，该不会落在我的头上吧？万能的天主在上，我宁肯没生出来，也别成为这种罪行的借口才好！

宰相这是什么话？什么话？算啦！原谅你这个满脑袋浪漫想法的傻瓜——斐迪南——爸爸不生你的气，你这自以为是的小家伙——你就是这样报答我那许许多多的不眠之夜吗？就这样报答我无尽的忧虑关怀和我良心的永恒刺痛吗？——罪责我来承担——法庭的诅咒和惩罚我来忍受——你获得的是第二手的幸福——罪孽不会附着在遗产上面。

斐迪南（朝天举起右手）我在此起誓，绝不继承只会叫我想起一个可耻的父亲的遗产。

宰相听着，年轻人，别激怒我！——要按你的想法行事，你一辈子只能在地上爬行。

斐迪南噢，那也不错，父亲，那毕竟比围着王侯的宝座爬来爬去要好。

宰相（强压住怒火）哼！——必须强迫你认识自己的幸福所在。许多别的人千辛万苦也休想爬上去的位置，你玩儿似的糊里糊涂便给捧上去了。你十二岁当上见习士官，二十岁当上少校，这些都是我在公爵面前争取的结果。你将来会脱下军装，进入部里。公爵已提到过枢密顾问——驻外使节——特别的恩宠什么的什么的。在你眼前正展示着美好的前程——一条平坦的大道直通公爵的宝座——直通与权力本身一样有价值的权力的象征——这，难道不令你鼓舞、神往吗？

斐迪南不，因为我对伟大和幸福的理解与您不完全相同——您的幸福，很少不以毁灭为表现。嫉妒、恐惧、怨恨是一面面可悲的镜子，显赫的王侯便对着这样的镜子微笑。——眼泪、诅咒、绝望是可怕的筵席，供众所称赞的有福之人尽情享受；当他们喝得醉醺醺地站起来时，就该踉踉跄跄地去上帝的宝座前接受审判，万劫不复啦！——我关于幸福的理想，是知足而自我克制的。我的所有愿望，都埋藏在我的心中。

宰相了不起！没说的！妙极了！三十年来第一次再聆听教导！——可惜啊，我五十岁了，脑袋已经顽固得再也学不进去！——对啦——为了不埋没你这罕有的才能，我要在你身边放上一个人，和她在一起，你可以尽情地去发挥你那些稀奇古怪的狂想——你得下决心——今天就下决心——娶一个妻子。

斐迪南（惊愕，后退）爸爸？

宰相别客气——我已经以你的名义给弥尔芙特夫人送了帖子。务必劳驾你过去告诉她，你是她未来的丈夫。

斐迪南告诉弥尔芙特？爸爸！

宰相如果你认识她……

斐迪南（失去了自持）好个在公国中万人唾弃的女人！——可是我大概十分可笑，爸爸，竟把您一时的气话当了真？您未必愿做一个无赖儿子的父亲，他竟娶了一个有权有势的婊子？

宰相岂止愿意。她要肯嫁一个五十岁的老头，我自己还会去向她求婚哩——难道你就不肯做这无赖父亲的儿子不成？

斐迪南不！只要还有上帝！

宰相放肆之极，我敢担保！只因为太少见，我不见怪……

斐迪南求求您，爸爸！别再让我惶惑、难受，不清楚我是否还能称自己是您儿子。

宰相孩子，别傻气啦！与自己的国君在某个地方交换角色，哪个聪明人不渴求获取这份殊荣呢？

斐迪南您对我真成了一个谜，爸爸。您竟把与公爵一起分享低贱下流的乐趣，称做殊荣？

宰相（放声大笑）

斐迪南您笑吧，爸爸，我不计较。可真那样做了，叫我有何脸面去见一个哪怕最低贱的工匠？——他在娶老婆时至少有她完整的身体作陪嫁。叫我有何脸面去见世人？去见公爵？去见那个将用我的耻辱来洗刷她名誉污点的姘妇本人？

宰相你从哪儿学来这张利嘴的啊，孩子！

斐迪南我当着您对天发誓，爸爸！您这样抛弃您的儿子，自己并不能得到幸福，而只会使他不幸。我愿意把生命交给您，如果它能帮您高升。我的生命来自于您；我将毫不犹豫地为了您的飞黄腾达而牺牲生命。——可我的荣誉，爸爸——如果您想把我的荣誉夺走，那您给予我生命就是一桩轻率的无赖行径，那我就只能诅咒您，骂您是个拉皮条的。

宰相（拍了拍儿子的肩膀，慈蔼地）好样儿的，亲爱的孩子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你是个十足的男子汉，配得上公国内最有德行的女人——她应该属于你——今天上午，你就去和奥斯特海姆女伯爵订婚吧。

斐迪南（又一次感到愕然）怎么，这个时辰注定要完全毁了我吗？

宰相（窥视着儿子）但愿你的荣誉再没什么好反对的！

斐迪南不，爸爸！弗莉德里克.封.奥斯特海姆可以使任何别的男人无比幸福。（极度迷惘地自言自语）在我心中尚未被他的狠毒破坏的一点点东西，正被他的好意扯得粉碎。

宰相（始终目不转睛地盯着儿子）我等着你感谢我喽，斐迪南——

斐迪南（扑上去热烈地吻他的手）爸爸！您的恩情令我万分感动——爸爸！我最衷心地感谢您的关怀——您的选择完美无缺——可是——我不能——我不该——原谅我吧——我不能爱女伯爵。

宰相（倒退一步）哈哈！这下算逮住你啦，少爷！你中了圈套，狡猾的伪君子——这就是说，并非荣誉阻止你娶弥尔芙特夫人啰？——你厌恶的不是人，而是结婚本身啰？

斐迪南（先呆若木鸡，一会儿以后清醒过来，准备跑出去）

宰相去哪儿？站住！这就是你对我该有的尊重吗？（少校退了回来）已经通知夫人你要去了。我答应过公爵。宫里城里尽人皆知。——你要是把我变成个说谎者——听着，孩子——或者让我发现了你的那些事情……等一等！哈哈！你的脸上怎么一下子黯淡无光，失去红润了呢？

斐迪南（脸色苍白，浑身颤抖）什么？什么？没有的事儿，爸爸！

宰相（目光凶狠地盯着儿子）可要是有什么——要是让我发现了你这么不听劝告的原因在哪里——哼，孩子，就算纯属怀疑也会叫我气疯的。先去吧！检阅马上开始了。一喊解散你就得去夫人那儿——我要生了气，整个公国都会打哆嗦。让咱们瞧瞧，我是否对一个顽固脑袋儿子毫无办法。（走出去又转回来）孩子，我告诉你，你必须去，要不就躲开我，躲开你愤怒的父亲！（下）

斐迪南（恍若噩梦初醒）他走啦？那是一位父亲的声音吗？——是的！我愿去夫人那儿——愿意去——去告诉她一些事情，给她看一面镜子，这下流无耻的女人！——在这之后，如果她还要求嫁给我——当着全体贵族、军官和民众的面——用你英格兰的全部骄傲束紧你的腰——我，一个德意志青年，还是要唾弃你！（匆匆跑出去）;